

当代江湖秘录

● 刘静生 著



实篇

刘静生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录



当代
江湖

京) 新登字190号

任编辑: 林 野

面设计: 冉 达

当代江湖秘录

刘静生著

出版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30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经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 江宁县丹阳印刷厂

开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数 180千字 8.25印张

版次 1993年2月第1版

印次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书号 ISBN7—80074—675—5/G·169

定价 4.90元

目 录

一、一个逃犯的江湖生涯（代序）	1
二、什么是江湖	16
三、漫说江湖中的“金”行	30
四、相士的“法”和“术”	45
五、相士中的“神相”和“鬼相”	62
六、江湖上的练武和变戏法	76
七、种种不为江湖所承认的江湖行当	82
1. 扒手	
2. 卖“金刚钻”	
3. “开票”也叫“抽底”	
4. “麻风病”	
八、江湖上卖药材叫“挑草汉”	98
1. 卖“海马”的浙江人	
2. 卖草药的“苗族”妇女	
3. “藏民”的“虎骨”、“虎鞭”和“羚羊角”	
九、江湖上的“流水”	123
1. 卖蛇药叫“挑溜子汉”	
2. 江湖眼科的“挑翳”和“摘除白内障”	

3. 牙医，江湖上叫“才口”	
4. 李二傻和他的“天香果”	
十、江湖上的“点篷”	161
1. 江湖“点篷”中的“文篷”	
2. 江湖“点篷”中的“武篷”	
3. 神秘的“乌金汉”	
十一、江湖气功	179
1. 街头的气功“施舍”	
2. 一个“和尚”和一个“道士”的江湖“小红袍”	
3. 兄弟气功师的“一指功法”	
4. 女气功师的“轻身法”	
5. 硬气功师的“功法”	
6. 一个气功祖师爷的“绝活”	
十二、江湖上的“采点”“倒插”和“驾模”	235
1. “采点”是怎么回事	
2. 江湖上的“倒插”	
3. 江湖上的大骗局“驾模”	
十三、江湖上的“飞抓”和“大红袍”	251
十四、结束语	258

你或许就是江湖骗局的受骗者，你可知道自己是怎样上当的？你或许目睹过江湖上的千奇百怪，你可知道其中的奥秘？我是以一个做过18年“逃犯”、闯过15年江湖的流星为中介，结识了江湖知名人士，并混迹于江湖队伍中，才完成这部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当代江湖秘录》的。

一、一个“逃犯”的江湖生涯

我写《当代江湖秘录》先从一个“逃犯”说起，并无意制造这部纪实性文学作品的传奇性。我之所以能够接触到江湖上的种种秘密，首先是从那位“逃犯”那里得到的。说他是“逃犯”，并非危言耸听，在没有平反之前，他确实负有八年刑期，而越狱后又被公安机关整整追捕了18年，罪名是拒不认罪的右派。在反右之前，他是浙江美术学院的高材生，已有作品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平反后现为教美术的教授。关于他的事迹，著名作家杨旭已写成《流星》一文在《中国作家》1987年增刊号上发表，1990年12月由百花文

艺出版社出版的杨旭报告文学集，书名仍以《流星》为题。在这里，我不想重复流星的经历，这不是我这本书的视野所能包容的。我想说的是我怎么会以流星为中介，认识江湖上种种奥秘的。近来一些谈当代江湖生活的文字，仅我所见，几乎都是胡诌乱编，错误百出，与当代的江湖实际情况南辕北辙。这也难怪，江湖上的行业性秘密，是维护自身生存的唯一手段，视保密为生命，就是教徒弟都会留几手，更何况外人。江湖上人决不可能向采访者讲真话。吃江湖饭的人一般文化水平都很低，不会自行撰写回忆录，而且这样做等于是自绝本行业的生机，要遭到同行唾骂的；而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真实可靠的文字材料。因此，如果没有《流星》作为中介，我是绝不可能接触到江湖中的秘密。

那么，流星又是怎样能够对江湖生活了如指掌的呢？关于这一点，杨旭在《流星》一书中已经讲到一些，为了说明问题，我再做些补充。流星的18年逃犯生涯，整整有十五年之久是吃江湖饭。也就是说，他的一些江湖知识，是整整花了15年时间才获得的。流星刚从劳改农场逃出后，也干过一阵苦力，还做过一些小生意，但都难以糊口谋生，后来就卖老鼠药。当时他也没有想到，卖老鼠药竟成了他跨进江湖行当的第一步。街头上所卖的老鼠药，都是自己配制的，到商店去买来转卖，就赚不到钱。老鼠药的配方就是秘密，不信你去问街头任何一个卖老鼠药的人，你绝对不会得到真话。街头卖的老鼠药，大多数都是有效的，能毒死老鼠，其主药氰化物也并不贵。不过氰化物属管制药品，若配制者一时买不到这种药物也会用锅灰等代替。你若买到这种假老鼠药，那你就权作喂老鼠吧，省得它饿极了乱咬东西。没有氰化物

的老鼠药是毒不死老鼠的。我不是说老鼠药的配方只此一种，配方不下十几种，但别的配方成本太高，卖贵了没人要，卖便宜赚不到钱。买不到氰化物就只好对不起顾客了，或用锅灰，或用煤粉掺面粉，五角钱一包，对折还价也卖，成本才几分钱。我曾见过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揭露街头卖假老鼠药：说有一对夫妻吵架，妻子一气买了10包老鼠药吃下，结果安然无恙。吃的就是街头卖的假药。事后丈夫知道了，备了重礼去谢那位卖假老鼠药的人。这篇文章当笑话听听可以，但不能当真。因为卖老鼠药的人只要能买到氰化物，也是不愿卖假药的，若是其中有氰化物，别说吃十包，就是半包下肚也准送命。我奉劝与丈夫呕气的女士们切勿轻举妄动。

街头卖老鼠药的人在叫卖时嘴里还唱着快板，一段一段快板合辙押韵，引人发噱，若没有师傅教，不可能无师自通。所以卖老鼠药往往被江湖人士看作是做江湖生意的“彩排”。唱快板江湖术语叫“练报口”，也就是练口才的意思。口才练好了才能干别的行当，做大买卖。

流星卖老鼠药时间很短，后来就改“挑草汉”。“草汉”是江湖术语，也就是卖草药。

他的改行，倒不是卖老鼠药已经“出道”，而是没有“报口”，也就是唱不出快板。按理说，凭他的文化水平，再复杂的快板他也能记录下来默背。快板他倒背了不少，但不好意思开口唱，不是吃开口饭的材料，只好改行，卖草药。

那么，卖草药要不要口才呢？吃江湖饭除装哑吧卖刀，别的全要靠一张嘴说。江湖上把真的说成真的不算本事，把

假的说成真的，并且让人相信，那是本事。只有装哑吧卖刀不要开口，一说话就露腥（败露），能张口讲话就不是哑吧。装哑吧是为了取信于人，一般人都认为哑吧是不会糊弄人的。那么哑吧卖的刀是真是假呢？这不能笼统回答，刀是铁打的，刀刃有钢，这些都是真的，从这个意思上讲卖的刀不假。假哑吧卖的刀能断铁钉，能切棉花也是真的，但所有这些真，都不足以证明刀的质量好。好的菜刀要薄、要平，而哑吧卖的刀正好相反，厚而不平。哑吧正是利用这个缺点，示人以削铁如泥，吹毛过刃。刀口厚斩铁钉不容易留下缺口，用来切棉花时，再在砂轮上磨几下，磨成元宝口，也就是蚌壳状的，用其稍许锋利。买回这种刀切菜切肉就十分不理想，一是刀口太厚，不容易磨快，费了好大的劲将它磨快，用几天又钝了，因为锋刃太短。

好，扯远了。还是回到流星改行卖草药上来。卖中草药也主要靠吹，要把在任何田野都能采到的中草药，说成是喜马拉雅山上的雪茅，昆仑山上的灵蒿，长白山上的参花。有没有这种花草无关紧要，顾客中不会有植物学家，只要吹得像、吹得神，有人肯花钱买就行。那么，所卖的草药，以及卖药人所说的话是不是全是假呢？不尽然，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关于这一点我以后有专章评说，在这里一谈又岔开了。

流星不善口才，更确切地说他不喜欢吹牛。他只能卖一种不需要讲话，或少讲话的草药。这就是竹簧。竹簧在中药药典里并没有记载，也不知是哪个出版社出的一本书里讲到竹簧的药用价值。只要能买到这本书，照本宣读就成，书上有照片，很容易取信于人。一时江湖人士争购这本书，弄得洛

阳纸贵，几角钱的书价，黑市上卖几十元。

竹簧是寄生在山竹上的，白色无味。在浙江、皖南的山上很容易采到，是一种不要本钱的生意。后来当地山民知道这种东西能卖钱，就上山采集后出售，价钱也很便宜。随着做竹簧生意的人增多，山民也提高售价，山上已不容易采到。于是流星又被迫改行。总之十八年逃犯生涯，他几乎尝试了江湖上的各个行当，但都没有做好、做精。直到平反前，流星在江湖上干的是“四平”，就是在旅社挂牌行医，卫生管理部门称之为流医，在江湖上叫“四平”。这在江湖上是属于高档次的行当。流星在流浪生涯中确实也认真地读过一些医书，加上他的文化水平和天赋，在江湖“四平”中也小有名气。直到现在，江湖上提到杨公权也还能得到首肯。杨公权是流星在做逃犯时的化名。现在，江湖上大多数人已经知道他不姓杨，也不叫公权，但还是称他老杨，一来是习惯，二来也显得亲切。

我说我接触江湖多亏流星作中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本《当代江湖秘录》就是他的口述的笔录。我已经说过，流星虽然尝试过江湖上的各个行当，但干的时间都不长，加上从未正式拜过师傅，属于江湖上的“海清”（自学成材），对各个行当了解的层次都比较浅。当他知道我有意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又主动介绍我与不少江湖人士结识，他为我提供的知识基础，成了我进入江湖深层次的助力。在决定写这本书之前，我几乎花了一年时间对江湖上的知名人士做跟踪采访。1989年暑假，流星又被我说服，背上药箱辗转于好几个城市干“四平”，我跟随他闯江湖，以获得采访的方便。

流星这样不遗余力地协助我完成此书，我和他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解放前，我和流星一同就读于上海的一所职工子弟学校，按理说也不过是小学的同学关系。因为是职工子弟学校，我们的家长自然是同事，这就带有世交的意味。还因为是职工子弟学校，我们都住校，加上我们两家都穷，冬天为保暖计，总是合铺。小学毕业后我们俩又共同失学，居住相近，可谓“过从甚密”。他干任何事必然有我，我干任何事也必然有他。我们经过六年自学，1956年我考取上海师范学院，他考取浙江美术学院，每年假期总是在上海相聚。1957年暑假，我们因“反右”取消假期，而美术学院还没有“鸣放”。流星暑假来到上海，与我见了一面后就急于回校搞创作了。那时他已发表过不少美术作品。临分手时我叮嘱他：鸣放时讲话一定要小心。因为我是“过来人”，属经验之谈。他似乎毫不介意，认为他们艺术院校，不会搞什么“鸣放”、“反右”。我再三叮嘱，他才点点头叫我放心。暑假后开学不到一个月，我接到流星来信，说是信，其实是一张纸条，写有“我说了三句话，他们已批了我三个星期，也不知想把我搞成什么，随他们。你怎样？”云云。我在鸣放时连一句话都没讲，自然不会怎样。想把他搞成什么？我心里有答案，自然是右派。果然，他第二封信中告诉我：“他们硬说我是右派，这一来满意了。今后不要和我通信，反正假期能见面。”他过于乐观，由于他认罪态度不好，逐步升级，他的第三封信竟是从劳动教养农场给我寄出的。我们之间的联系从来是他给我写信，叫我不要回信。唯有1964年，我被派往江西井冈山搞“四清”，写了封信告诉他我的新通

信地址，但他再没有给我写过信。大概他知道，一个“四清”工作人员和一个劳教人员通信，对我是极不利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工作队解散，我回到上海的工作单位，在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经常想到流星：他的日子，恐怕更不好过。偶尔从熟人口中得到关于他的各种传闻，有人说他在农场挨斗时被打死了，有人说他从农场逃出去了，也有人说逃跑后又被抓回了，被判了重刑。我倒更愿意他被判了刑，这意味着还活着。如果潜逃在外，说不定已饿死在哪个荒山野岭。无论如何他总该活着，他是没有罪的呀！是的，流星还活着，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前几天见过他，穿一件棉大衣，像个农村干部，自称在做点小生意。做小生意？那么他现在是什么身份呢？刑满释放？还是越狱在逃？其实我只要费些周折，四处打听，弄清他的身份不难。就怕他万一是在逃犯，而说不定哪天又找到我，倒不如不弄清好，既可自欺，又可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那位朋友曾告诉流星，说我经常怀念他。流星想了想说：“听说他现在混得不错，不去找他了。你得便告诉他，我还活着，就行了。”

流星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说我“混得不错”，工作十多年了，从来就是个编辑，犹如李商隐所说：“十年岁月寻常过，依然瘦骨旧蓝衫。”其实，我当时已沦为我经常接受斗批的“臭知识分子”。流星的所谓“不错”，是与他相比而言。从流星说话的口气，我更怀疑他是逃犯，明明怕连累我。若是刑满释放，就不会有这层顾虑。我越是怀疑他是逃犯，就越不敢证实他是逃犯。“弄不清”，正好可以作为恐惧心理的避难所。

大约是1978年，我从上海电影局调回南京已经三年了，在《雨花》杂志当编辑，有一天，突然接到一封未具名的信：

“在报刊上经常看到你的文章，向你祝贺，有机会想见见你。”不用具名，我知道是流星，他还活着，生命力真强呀！

我们见面了，不约而同地回忆童年。不约而同地将回忆时间限定到1957年为止。不谈1957年以后的事。杨旭在《流星》一书中说：“当时知道他逃犯身份的，除了他胞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需要补充的是我已确信他是逃犯，但从未向他证实过。他也坚信我明白，彼此心照不宣。他只告诉我他在流动行医，并且给了我一个通讯地址。这个地址被我分记在一本笔记本的8个页码上，一共也只有8个字。当时，我除了信任我自己，对谁都不信任，包括我妻子和我母亲。我怕万一出事，妻子总是爱丈夫，母亲总是爱儿子的，为了爱护我，万一说出不该说的话，那我今后的生存心态就更为艰难了。我深知，他随时随地都可能出事，但不能在我身上出事。

一直到1984年，我经常多方咨询，确信他的冤狱能够平反，才劝他先投案，然后申诉平反。当时他已经有了妻子，并且有了两个孩子。报案前他把两个孩子寄养在他胞兄家中，妻子寄居我家。我劝他，万一平反不成，就安心服完6年刑期。我告诉他妻子，她也许在我家只住几个月，也许要在我家住6年。结果是投案半年后得到彻底平反，被安排在九江市教美术。

他真正与我谈起江湖上的奇闻逸事，都是在他获得平反之后。他平反出狱后住在我家等待分配工作，记得有一次我

们游明故宫，看到有帮人在玩扑克牌的猜牌赌博。我出于好奇，就停下看热闹。形式很简单，一共三张扑克，一张是红桃K，一张是草花5，还有一张是方块8。设赌局的人将三张洗乱伏下，猜中哪张是红桃K就赢，猜错就输。一共有五六个人赌，开局的人总是输，猜的几个人总是赢。因为开局者的洗牌手法并不快，注意看很容易认准哪张是红桃K。我曾暗暗在心中默记，我若是参加赌，几乎每次都能赢。当时我就生疑，就算开局者是百万富翁，不用多久也要破产，押注至少10元，多押不限。我看了好一会，除了我和流星两个看热闹的，总是那6个人在赌。这时候流星像是自言自语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开局的人立刻收起牌和他攀谈，五个押注人也不时插几句，所说话我绝大多数听不懂，偶尔听懂一两句也弄不清所谈的主旨。事后流星告诫我，今后遇上这样的事切勿上当，完全是“抢钱”的骗局。

“难道押中也不赔？”我问。

“不可能被你押中。”流星说：“他们6个人是一伙的，一个人开局，在江湖上叫藏五。你押错自然吃你钱，万一被你押中红桃K，在没翻牌前，那合伙的五个人还争着在押注，趁机挡住你视线，将你押中的那张牌移位调换。一般人总是注意开局者，与押注者似乎没有利害关系，其实他们是一伙。有时合伙者多达10人，江湖上叫藏十，十几个人玩你一两个人，就算你用手将那张被猜中的牌揪住，或自行将牌翻开，强行索赔，这时合伙人中就会有人喊一声：‘警察来了！’挡住你让开局者逃跑，把3张扑克牌留给你。实在下不了台还可以几个人打你一个。总之，参与这种赌博只有输没有赢。”

“你干过这一行？”

“以前有人拉过我入伙，我看像强盗抢钱，没干。”

流星还告诉我，刚才遇上的几个人全是雏子（刚干），一点手彩没有（手法不快）。江湖上干这一行的人都是变戏法出身，手法相当快，洗牌时你根本看不清哪张牌是你押的。这样让你在3张牌中猜一张，你赢的概率是1：2。除非是为引你押注，放慢速度，这在江湖上叫露底。在翻牌时手里还能带一张牌，将带的牌甩出，把被你猜中的牌藏进手，等翻另两张牌时再调换。玩得熟练的人干净利落，不是同行根本看不出他手里有藏牌，也察觉不出他翻牌时有换牌动作。所以同样花式，同样点数的牌，每个合伙者身上都备有好几张，就是供藏牌、换牌时用的，有时不小心，地上会出现两张同一花式和点数的牌。这是换牌失手，但老江湖是不会失手的。在明故宫开局的几个人根本没有手彩，全靠硬做，赢到就赢，赢不到就抢，是一帮强盗。

以此为开端，他住我家那段日子里，我们的交谈内容常常是以江湖为主题，以他18年来的江湖生涯为经纬。我们交谈的话题，与其说使我对江湖行当有了更多的了解，倒不如说是我对他18年的逃犯经历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他被分配到九江去执教，但还间或有他的江湖好友来看望我，这自然都是流星介绍的。他们也了解我与流星之间的关系，觉得我这个人“够朋友”。拜访我的几位江湖客，几乎都是摆“四平”的流医，而且有两位还是医学院的毕业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生计无着流落江湖。这些人不仅在江湖行当中是属于高层次的，就是在“四平”的流医中也算得上高手。平反后都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但工资太低，细帐算下来还不

如做流医。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己吃的是江湖饭，但从骨子里看不起江湖人，什么社会传闻中的江湖高手，气功大师，到他们嘴里都成了一堆粪土。这也难怪，这些人都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身在其中，体会也就更深切，被吹嘘出来的传奇性神秘色彩，在他们心目中自然荡然无存。

跟我交往得比较多的一位郭君，医学院毕业后还干了好几年胸外科，1957年后被逐出医务界，流落江湖行医。他在江湖上干的是中西医、内外科，外加针灸、推拿，后来还增设了气功外气治病，能遥感发功，几千里以外替患者消灾。这位靠气功吃饭的医生，实际上是气功的彻底叛逆者。他认为所有的气功表演都是假的。当时社会上广为流行耳朵听字，他认为表演时没有一个人能与表演者串通，那表演肯定失败，决没有丝毫成功的可能。除是偷看，而偷看又恰恰最容易被发现，那是无可奈何的下策。他拆穿过不少气功表演骗局，在时间上要比北京的司马南早得多。经他拆穿的气功表演骗局，好几家电视台黄金节目中竟然还出现过，不是作为假向观众曝光的，而是作为真向观众展示的。听说电视台也不知道是假的，足见江湖术的欺骗性之大。

郭君给我说穿过不少江湖气功的表演骗局，这我以后将要谈到。他也表演过几样，因为有的表演要事先制作道具，要花不少钱。他的经济能力和时间都不允许。他表演的几样，都是简单易行的。

有一次，郭君随手从我桌上的扑克牌中抽出四张，然后写一纸条折后放在一边，叫一位正在我家玩的邻居任意取一张牌，而所取的那张牌，正巧与郭君事先写下的花式、点数

相同。那是我家的扑克牌，我们全家已玩过若干次，同样的花色、点数不可能有第二张。当时在场的人都把郭君视作神仙。郭君也故弄玄虚地说：“这是用外气控制受试者，使他按照我的指令行事。”这当然是他存心取笑，不过在场的人都心悦诚服地相信。只有我知道这是魔术。事有凑巧，早在20年前，在上海动画艺术家杨凯华君的婚礼上，著名魔术表演艺术家傅腾龙先生也表演过这个节目。他是作为魔术表演的，自然是假的。不过假在哪里呢？因为傅腾龙君是位以表演魔术为职业的人，我没好意思问他。这次，当我向郭君请教其中的奥秘时，他笑了：“想不到你这位靠文字吃饭的作家也会糊涂。这正是利用语言上的逻辑混乱。”经他一提示我才明白。原来他纸条上写的是“你今日必取方块8”。这个“你”是有限定的，第一个人取的不是8，再叫第二个人取，直到取对为止。而取对的人都是“你”。我这样说可能还没有说清楚，但读者只要多想想就不难明白。

郭君在我家还表演过用“意念”使手帕燃烧，顷刻间手帕上燃起熊熊烈火，火灭后手帕变成了湿手帕，但完好无损。我问他：“烧衣服行不行？”他说：“行。”我脱下衬衣请他再表演一次。他摊开双手抱歉地说：“制作的一个道具已经用了，只好等我回去再做成一个道具才能烧。”当时报纸上正在宣扬北京的一位大气功师，在某一饭店里表演用“意念”烧衣服，有不少记者和海外华人都在场，大气功师技惊海内外。我之所以向郭君提出烧衣服，是想在我的小客厅里再现京华盛况。谁知因为没有备用道具，竟然未能得逞。不过，这已经开眼界了，手帕是我提供的，不会有假，在大家的眼前自燃也是事实。事后怎么仔细检查，也找不到